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一

方岳

巨山

簡

代回主都丞

某伏以梧風已秋碧宙如洗共惟某官銀菟有偉偃
護龍潛天堦靖共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寄聲為南州
父老賀

某惟寶婺之秀揚光斗牛篤生儒英棟榦吾國敢願
采明堂月令以燮調一身之陰陽山川百示予曰有
先後

某自廉車使江上嘗得屬橐鞬具鞞袴以迎候于風
濤浩渺之間不自意一世偉人乃能相與握手出肺



肝以共談天下事憂國之淚衣襟尚寒

某時則目送歸艎倒指奏事榻前之日想像上問江
防利病使者聚米爲山谷處應答如響天顏喜動將
以安危二柄付之不謂事乃有大謬不然也抑古語
有云不難無以見君子

某試嘗謂武夷當天勝絕處而西山老子之闕里
也都丞以衣鉢的傳擁麾其鄉孰膽孰儀有像在堂
然則以詩書澤斯民者蓋老先生之扮榆而賢刺史
之甘棠乎幸少安之天子有詔

某鼠技窮矣無以分上顧憂於皇絲綸斑我端殿亦
安知先翁十年邊瑣蓋身後始得之豈其不肖之蹤
克邁前人之寵巽橫行得請敬避賀言之三舍

某伏想戟衛飛瓊之佩郁穆仙壺踈迹者不敢僭起
居而惟請所條委者

代回陳同知

某伏以庚暑正祥一雨蘇醒共惟某官駕言綠野簡
在帝心行爲蒼生再起巖隱釣候動止萬福某待罪
東廂遭時多難夜籌軍書率至漏下數十刻雖泰階
兩兩色正芒寒亦莫敢以世間賤姓名塵滓物表惟
與賓客僚吏談道相業以爲今何如時獨一謝太傅
乃雲卧東山當如風塵何也敢謂公相卷懷冲想高
蹈世外而琳房瓊帖飄落東西跪而捧之不啻如獲
拱璧大寶之爲貴也刊委清流王尉敢不奉承已趣
入幕中一如戒命邊頭多事稟報不能以時大鈞之

於肖翹當自不計其去來耳

代回趙提幹

某伏以春老綠萼風日閑美共惟某官賓謨有婉臺
幕靖深皇明斐翊台候動止萬福某廼者辱次舍下
邑得望魁宿之光瑤玉琳琅飛談春洽崇臺岌業畫
諾使華仰而睇之已不啻隔弱水三萬里如怕結何
異時擢甲科有不煩佐輶車而教璧雍班朝著者惠
然肯來廼以平準書贊常平者是安用例哉書生迂
闊至耻談穀錢而古人所謂均利權以養天下者漫
不復攷則賈生之哀痛厥有任之責者有用之學豈
清談以為高如晉人之誕而紫薇之省紅藥之堦要
自有嘯詠時也願少需之某去年之仲秋既書滿矣

代者每參差不至今所逐者又在嶺以南望其來如
望歲何以惠我式覲深規佳晤未間敢以珍御燕彛
倚端殊縛為執事者請下邑凡役某敢稟承

代回丞相

某蒙朝家誤獎晉陟秋卿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退
惟庸劣未之敢承此所以區區謝言不得自致于鳴
閣惟鈞慈垂亮新疆之寇久此垂涎上憑廟謨幸已
清肅鈞翰所謂和使之來正自不能不爾吾之為備
尤當致謹仰見經濟之略陰闔陽開不為晉之宴安
亦不為漢之窮黷兩處其當一惟厥中某為邊臣敢
不紳佩此訓兵應者勝兵憤者亡漢過不先惟當謹
守以待其定耳安豐將士日趨類功不敢以一級之

差上累綜覈併乞鈞察

代回喬佑神

某伏以霽景怡融暄風掩曖共惟某官陪真遊于琳
館參相業于鼎司元老是毗上帝所賚台候連止萬
福其一違王矩幾易璇杓仰瞻槐府于叢霄如隔蓬
山于弱水實勞鑿寐莫寫詠思有來雙鯉魚之書快
覩孤鳳凰之瑞惟是曾微勞効忽奉恩除禁林斑端
殿之崇相寄正使名之大茲固聖天子激昂之微意
與夫大丞相樂育之盛心然省其私斷非所據殆無
因而至此其何德以堪之已布不移之愚力控由衷
之請人情所在天意必從胡未諒于襟期乃遽貽于
慶問謹退三舍而避第重十襲之藏既無以仰當綸

綉之息亦奚敢輒扛巖廊之謝問安之暇願道此懷
某正遠詹承竊深翹頌冀護鼎彝之節對揚旒宸之
知百爾委垂一惟命戒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二

方岳

巨山

樂語

壽宴錫慶

伏以斷鼇而立四極丕昭媧石之功儀鳳而成九韶
先介毋池之慶堯樽流渥禹甸懽騰恭惟皇太后
秉喆高明濬猷淵靖雖聖人退藏于密右神器之安
榮惟天子必有所尊賴慈謨之英粹肆我皇家熙洽
一如帝典華徽奉寶冊而朝何幸五三之親見上玉
卮為壽對揚七十之古希皇帝天啓聖神日嚴愛
敬勤過文王之間寢曉入龍樓禮高唐帝之起居雲
隨鳳輦式衍鹿苹之惠共陶魚藻之仁臣等世習治

音生逢熙旦敢因鎬燕肅奏康謠

翠華隨曉上慈明雲繞蓬萊暑頓輕三殿珠環分喜
色一庭璆玉奏懽聲桃呈瑞貫知雲重荷舞香風染
露清四海共陶文母壽只將慈儉作昇平

王母望闕

伏以溯明光而亘長樂益增寶冊之華隔弱水而跨
蓬萊敢獻瑤池之頌好是天家日月一如洞府煙霞
恭惟 皇太后以德爲儀以仁爲度心游清靖月娥
進新擣之丸道契希夷天老奏長生之錄祥開七袞
懽動三宮 皇帝丕守慈謨思皇帝澤謂有天下傳
歸于子纂承璿曆之長亦惟聖人能奉其親肅上玉
卮之壽乃陳九奏燕及萬方臣妾雅慕淳風言游熙

旦敢挹壺中之清露用歌物外之春秋

雲引蓬萊島上山相呼瓊侶趁仙班也隨太乙青藜
杖來獻仙人白玉環采得芝香朝露重催將桃熟暑
風閑帝鄉更覺乾坤大半顛宮花未忍還

天基錫宴

伏以聰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富壽以祝聖人
春洽乙飛之旦罄四海呼三之頌上萬年第一之觴
恭惟 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衆君子裂陰霾
而劃開更一化元洗陽光于晦蝕言觀左臯夔右稷
契直欲駕唐虞軼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有赫泰平
之象道大天大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與函生共
陶熙旦臣親逢聖世雅習治音擊壤有歌望雲以奏

春綠晴融大液池好風都在萬年枝宮墻璆玉韶音
遠合殿珠環曉漏遲天近六龍扶翠輦雲深五鳳挾
瑤卮鎬京長啓需雲宴先奏端平第一詩

對廳

伏以五百歲而聖人出有開繞電之祥萬億年而景
命新肇啓需雲之宴斯皇帝渥嘉爾臣工恭惟制使
聲震關河勲在杜稷賦青丘吞雲夢豈但安邊而立
功名登灞岸望長安誓不留賊以遺君父都運珠寒
甍杜玉閨秦郵有胷中百萬兵籌諾聿高于郎宿畫
河朔十三策輓飛過倚于使天闔坐文武親傳黃石
公之書妙贊碧油幢之畧筆補造化固將朝元圃而
夕崑崙頸繫單于行且腦余吾而髓沙漠式逢熙旦

於樂治音肆虎拜以惟均想龍顏之有喜敢因燕衍
揚厲休明

玉階分賜紫霞杯萬歲聲環遶殿雷鶴府春酣花蕩
漾龍旂雲麗錦魑颺關河百二車書舊簪履三千將
相才共挹堯樽歌湛露紅塵飛羽捷書來

王母望闕

伏以蓬萊三萬里來遊熙洽之朝莊椿八千秋初奏
端平之頌覺帝所乾坤之大如仙家日月之長恭惟
皇帝道邁崆峒世綿邾鄒詔士夫更始化行崑閬之
西與天下爲春仁及關河之北屬階奠之紀五罄嵩
岳以呼三臣妾式際休明言觀燕喜前六羽後璫曲
雅聞治世之音左雙成右綠華更聽長生之句

五雲深處帝王家，趁得仙班進紫霞。治世年華新玉曆，揚州春信又瓊花。天階初奏千秋鑑，洞府曾留七寶車。騎鶴來歌酣醉玉，帝鄉日日樂無涯。

又邵武

伏以歲重光而開景運，海岱同春河一清而生聖人。乾坤齊壽華星流渚，霽色浮空恭惟皇帝乃聖乃神。惟精惟一仁義既効，陰陽和五穀登金革已平邊鄙。寧四夷服農桑萬里，書軌一家洪惟龍御以來無此。馭飛之盛慶彌普，率頌洽盈成律八十一寸則一分。又定閏餘之曆筭二萬三千有三百，適臨亥首之期。申命用休，惟皇建極。臣等生逢堯舜世，習師襄敢傾魏闕之心，肅奏康衢之誦。

曉蹕初催上壽班，東風連夜到人間。九重春醉金鑿殿，萬歲聲函碧玉環。大地山河年穀熟，太平日月羽書閑。明朝第一番花信，併與瓊幡下虎關。

對廳

伏以虹電協重光之歲，於穆嵩呼雨露湛熙春之臺。思皇鑄燕九天綸綍，萬玉簪紳恭惟知郡魁下一星。文中宿老校讐天祿閣，曾熏畫省之香供奉蛾眉斑。親見玉卮之壽無邊，風月寧久樵嵐提舉老成典刑。文雅醞藉觀風梅外，何煩嶺海舊遊釣雪竹邊。自有園林勝事寄聲綠野，如彼蒼生凡此坐中人無非天下士。爵一德一齒一有三達尊，俛如閭如與如則半刺史。衣冠畢集盞斝叙行玉兔金烏億萬年之日月。

雲龍風虎千一載之君臣共樂清時霽然輿誦
帝有恩言下九天守臣押宴集群賢春回宇宙長生
月地接江閩大有年振鷺倦斑花掩靄驚鴻入袞雪
蹠蹠詔歸同侍金鑾殿親祝天皇八萬年

王母望闕

神山隔三千里有不老僊聖壽過一萬春進長生籙
又見蓬萊清淺來遊郊鄗峩堯恭惟 皇帝天命時
幾道心惟一御飛龍而遊四海適登太平錫神龜而
叙九疇建用皇極藐是仙家塵世外亦知中國聖人
生駕言熙春臺奉流霞之一醉且聽支離子歌湛露
之四章

蓬萊清淺不生塵中國今知有聖人羽檄三邊無事

日農桑萬里太平民乾坤別是人間世日月長存物
外春却笑秋風漢皇帝玉盤承露漫精神

趙制使讌吳宣參

伏以飛書諭蜀未跨錦衣之榮擊節渡江匪戀緜袍
之舊抵掌而談當世事知心者有我輩人要共清並
塞之塵煙初不爲今宵之風月恭惟某官秀出于魚
鳧蠶叢之國儼立于夔龍鸛鷺之斑口伐可汗漢庭
無出右者泥封函谷齊國其庶幾乎上嘉殿西角頭
世有老東坡手咨爾王佐宣我皇威安邊竟成功名
不再舉矣識時務在俊傑思一詣之春生淮海之樓
光動斗牛之宿我某官情深鳴玉誼重斷金江國幾
離亭邀淵明于半道宇宙一杯酒餞相如于故鄉少

停皓齒之歌各吐壯懷之略挽河而洗兵甲想忠義
之相期折箠以笞羗夷當笑談而自却敢陳俚頌共
溪雋功

二老風襟了不羣笑談自可却塵氛詞臣舊奏平淮
雅里老今傳諭蜀文吳國隱然如一敵趙邊足以張
三軍莫辭整頓乾坤酒捷羽飛來共策勲

讌李知縣

近市有小人宅得壘來歸居邦事大夫之賢舉杯
相屬溪山幸甚田里晏然某官親得橘山之傳自有
月林之藁東西两天目筆底風煙南北二高峯胷中
丘壑乃肯駕尚方之舄使相忘單父之琴以無事治
之晝簾春寂聞有詔召矣曉禁花深知郡適返滕廬

敢羞魯酒世治而倡優拙安用生張八爲燕酣而起
坐譁則有歐陽九在但陳謠頌仰侑笑談
工部歸尋舊草堂老農相與耕農桑誰爲粟里溪山
主盡是橘山書傳香次第璽泥催卓茂殷勤薤水訪
任棠村歌底用生張八把酒論詩語自長

南康讌考試官

思皇多士偉制詔之賓賢作者七人實文章之司命
甫爾徹棘幸哉識荆敢敬奉于壺觴竊願聞其衡鑒
恭惟主文胷羅斗宿手抉天章五經紛綸取青紫而
芥拾地八韻晷刻補造化而聲摩空乃持玉界尺以
裁量無復古戰場之遺失監試與聞選事獲並英遊
煩彈壓于秋風諒屬厭于春藻而我知郡身儘之駕

言留爾驅何幸斯文日五色而不迷過眼勸容此老
酒一樽而細與論心尚有黃華可無清句

廬山誰與主文盟分得光芒北斗星筆可補天親奏
賦芥如拾地又明經諸賢等是良眉白五色難迷老
眼青來歲不妨連舉送編排詳定又彤庭

南康鹿鳴讌

廬山高哉幾千仞士學如林禮部試者七十人公堂
勸駕君子豹變工歌鹿鳴解元高詞婉皇墳勁氣沮
金石自卧床上使客卧床下想一時揮翰之豪僕戰
河北將軍戰河南極數路得人之盛凱書飛驛賓貢
充庭九月府之曾來併春闈而送上莫不登高能賦
稽古明經曾著千年取青紫而芥拾地筆裁五色補

造化而聲摩空不孤學海之鯨喏快覩雲津之龍吸
宗卿侍御皆前進士古鄉大夫親策集英自是文章
宿老賓興通德欲分姓字光芒凡此坐中人盡為天
上客知郡親逢盛事恍記舊游笑老子別頭曾動搖
于星斗為諸公燒尾催變化于風雷何以鼓行聽予
好語

廬山千仞倚天青人傑如林挾地靈一片宮商詞客
賦百年禮樂聖人經秋橫鵬鷲登天府玉作蟾蜍對
帝庭盛事公堂賓與主琳琅滿眼盡魁星

南康讌趙安撫

海上三山喜碧幢之移鎮雲邊五老候紫氣之度關
小駐牙檣試揮玉塵恭惟河漢滌濯雪霜潔清來自

爛柯識盡人間之局面賜之節斧恬無江上之秋聲
要難着琵琶之洲已吹上蓬萊之殿式是南國徒得
我公遠列西清簡在上帝虎渡月明笳鼓咽龍驤風
緊拖樓飛幸此廬山高留得靜庵住我知郡微乎微
之舊部樂莫樂于新知南山雲起北山雲本無限隔
長亭柳復短亭柳不盡別離醉此一觴可無半語
山南山北久相聞不隔中間一片雲五老人迎秋婉
婉三神山近海氤氳乾坤軒豁臯夔事日月光華堯
舜君莫遣潯陽愁送客荻花楓葉自欣欣

邵武讌交代權郡

半刺史行刺史豈惟風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喜
星辰之聚碧玉環收霖雨黃金印領山川歡奉壺觴

相傳衣鉢共惟交代書潛犧極劔躍龍津江夏之才
無雙幼余有此奇志潁川之政第一今何爲乎假侯
瓜時近在一日間芝宇飛從九天下小徐王覲有爲
民留謂且握手出肺肝尚邀陰賜其將與帝作喉舌
於赫陽光我知郡式開我龜乃發爾爵念生平之少
可無今此之佳逢舉扇障西風公毋多問持盃勸北
斗夜未渠央畧駐皓歌試聽輿誦

誰作山城三日霖老天自識兩賢心樵溪留得琴龜
住廬阜飛來笙鶴音綸紱泥香千里共袴襦春暖一
盃深薰風輦路重携手夜對金鸞月滿襟

邵武讌翟通判

伏以天子使來監汝共管溪山史君于此不凡且談

風月醉我一壺玉熙然千里春恭惟府判大音函胡
老氣碑兀罨畫溪無邊煙雨儘有佳遊退思巖不盡
經綸聊復小試未必一官落拓只今半刺翔翔長史
雖老宰相材何當驥展丈夫安能州別駕端已雄飛
而我知郡及爾同僚幸茲合席西風穉程不妨無蟹
有監州北斗闌干何惜吹龍將進酒待歌輿誦誇與
樵人

邵武讌新進士

肯駕緹屏入古樵熙春山更綠峇堯人如第二泉清
冷路亦無多秋沆寥碧色玻璃供笑語黃雲穉程入
歌謠山城斗大能留否見說弓旌有特招

伏以碧玉環中詩書多士黃金榜下禮樂兩生鄉閭
榮錦繡之還郡國圖衣冠之盛共惟兩新恩禮園書
種道圃文芳擣藻挾天庭初啓九關之鑰掛帆拾海
月共航八月之槎新題鴈以來歸覺詔鴉之猶濕春
山一脉斷者續之泰階六符今其再矣自此書林上
星斗直從科日上公台而我知郡幸挹天香偶爲地
主招邀先輩未忘三五少年特風厲後來看取一科
新進士柳色共宮袍綠重蓮燈與舞袖紅酣雪兒詞
妙絳都春雲毋屏留仙客醉敢陳蕪句聊侑綺談
禮樂當年兩魯生一經科目共春城數回地脉中興
相文動天家正奏名詔墨泥香題處濕恩袍草色坐
中明莫嫌老守衰遲甚曾向慈恩頂上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二

集

秋崖先生小彙卷之三十三

上梁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

方岳

巨山

揚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相小朝廷鎮安夷夏乃考
 臺門之典禮重新戟衛之威儀雲麗崇闕春生列祭
 時則捷羽連飛于凱奏綸函誕布于恩言嘉我蓋臣
 進班端相偉棟梁之倚重適梓匠之落成神旗豹尾
 而長魏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琯戈準旗而寧涇俗有
 嚴大元帥之居咨爾戟神聽茲輿頌

東東華瑞色曉瞳矐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

皇一信風

西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煙草連京觀欲與平
山一樣齊

南南面垂裳萬化潭兵侵已清淮左右君王咸
五更登三

北北虜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萬里車
書今混一

上上界星辰開治象兩兩台符夾泰階夜草黃
麻拜端相

下下眎雲臺麟閣畫戟衛重新漢舊儀耽耽氣
象傳夷夏

伏願上梁之後祭戟風清塞垣塵靜關河萬里重開
有宋之乾坤文軌一家盡沐吾皇之雨露相茲同德

迄底丕平

招信軍譙樓上梁

淮南第一山盡捷金湯之勝樓高數百尺新傳鼓角
之雄俯峭壁于雲中浮孔壺于天上咨爾山河表裏
政須更漏分明魏揭麗譙雄跨堅壘秋風蘆葉賊騎
聞之而引歸夜月梅花塵井熙然而高卧少停鼉鼓
待頌虹梁

東五雲扶日曉瞳矐鯨歸海嶼波濤靜虎視淮

山氣象雄

西角聲吹月浸玻璃長淮蘸碧馮夷舞遠漢森
寒太白低

南宮闕雲深萬象涵夜奏捷書今混一秋成樂

歲又登三

北劔氣已凌狐兔窟誰取中原四百州喜有惟
良二千石

上天與渾儀無兩樣待挽銀河淨洗兵見說玉
階催放仗

下浮嵐晚翠鱗差瓦弓彎曉月落雙鷗劔卧秋
風無匹馬

伏願上梁之後月冷夕烽雲沉秋析山龜對峙堵安
玉壘之畫圖淵魅不波家樂銅壺之晝夜一聲鼓角
萬里車書

工部草堂上梁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

之主浩然卜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犁鋤誤親
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趨文石之斑君王頗說其
能詩每與儒臣之選政爾紬書于冊府誰令贊畫于
軍門如彼同寮可羞噲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
袖而拂天星携束書而卧雲壑百十年相公牌下久
矣寂寥數日間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
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當識秋崖之此意太虛為
室明月為燭未問康廬之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誦

東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非雪菘供夜話磚爐石

鼎煮春風

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挹長庚吟皓月曾經太

乙照青藜

南白石尖如碧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粼粼吹
綠相公潭

北政與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
蕾棊消息

上心與太虛元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
風無盡藏

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白鹿底須忙耕雨烏
犍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自長早韭晚菘不欠
園官之菜把左花右竹更添工部之草堂蟻甕之春
易熟牛衣之暖難忘物外乾坤廣大曾中星斗光芒
福星門上梁

天下廬山江東道院重湖千里直朝畫戟之居上界
一星下作名邦之福獨城關之痺陋覺襟抱之虧踈
乃伉高門以賓勝勢諸侯七雉可以彈壓風煙一壘
萬家可以包羅氣象始陳工載已兆薦書諸縣豐登
適是久無之樂歲十年生聚方知此老之用心咨爾
司關聽予輿頌

東五雲扶日上曛曛神林浦靜蒲萄醪松口渡
晴楊柳風

西福星下照碧玻璃滿城和氣春三月到處豐
年雨一犁

南正與芹宮共碧涵此去鳳城纔尺五秋來鷄
表已魁三

北王京路與湓江直
綵綸夜草已封泥
劔履曉

南班新就日
上一晴兩月惟天相
築岩星宿夜光芒
抱日雲

煙春蕩漾
下城郭鱗鱗差萬瓦
家誦詩書亦盛哉
民歌襦

袴無貧者
伏願上梁之後福星所照
化日如春庠音序聲無負

周朱之訓家給人足使為堯舜之民
五老之風雲長
在重湖之水鏡無塵千里盡歌襦
袴九天飛下綵綸

歸來館上梁
鼻吸三斗醋方是能官眼空四海人
故應歸隱還家
屬耳築館終焉秋崖老子道踦蹠來
又無踦蹠合懽

懽處不肯懽懽真一強項動是撩虎頭而編虎鬚
凡三折肱幾欲寢吾皮而食吾肉曾不沮悔或相驚嗟
比在康廬汲黯之戇復妄發縱移邵武淵明之醉胡
不歸徑穿半塢之雲高卧一床之月自謂羲皇上飽
諳杜宇之啼此聲梁楚間孰愈式微之賦無梁可舉
有句堪傳

東有宅十弓盍歸乎來春韭秋菘

西有田一畦盍歸乎來煙蓑雨犂

南有竹两三盍歸乎來暝靄晴嵐

北有池數尺盍歸乎來枕流漱石

上有霓千丈盍歸乎來雲觀月賞

下有書滿架盍歸乎來酒徒詩社

伏願上梁之後花無短折竹自平安一日一回能幾
費生前之殺百人百意不煩憂郭外之田卿自用卿
我寧自我但辨風煙娛老去莫拋簑笠出山來

繭窩上梁

老蠶作繭聊以自藏健犢扶犁依然故隱南宅北岡
之比近左花右竹之見成樂哉斯丘癡絕此老蓋以
其等彭殤于一視冥顏跖而兩忘世亡是翁未覺乾
坤之空缺吾有大患何爲造物之贅龐知蟻窠昨夢
之非問蝸甲幾時而化便爲死計是處佳山只銷紫
翠之間爲留詩卷安用青烏之子更說塋書生前獨
愛其寬閑夜後豈無于唵嘯不量綿力小築繭窩軒
冕犁鋤畢竟百年渾似夢壺觴杖屨未到五更猶是

春咨爾山靈聽予野頌

東祈山橫展玉屏風丁寧牧苗并樵斧新甕春
泥十八公

西石山壁立與天齊鑿開蒼翠藏詩卷留與秋
猿月夜啼

南春入層巒滴翠嵐借與繭窩供上簇知渠已
是大眠蠶

北龍躍雲津相拱揖老夫誤脫舊芒鞋底用晴
潭出靴石

上只有老天堪倚仗平生百事付無心作劇得
山麟鳳樣

下莫與山翁翻地卦自有乾坤有此山付與詩

人不論價

伏願上梁之後松篁茂密山水清深尚有吟情且作
龜魚之主縱埋醉骨無忘鷗鷺之盟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四

方岳

巨山

雜文

瘞牛伯耕銘

牛氏之先蓋出宓犧氏爲風姓宓犧畫卦爲坤說者
曰坤爲牛其繇曰魁然而形牟然而聲乃庾乃京三
登其泰平此其利子毋牛之貞乎子孫因自別爲犧
爲牛氏帝炎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播種于是
牛氏功在百世矣至伯耕不知其幾傳也其可考見
者丑生弘農太守特因占名數爲弘農人特生犁積
勞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犁生伯耕伯耕雅不
肯仕獨喜與芸夫莨子同卧起夫須撥襖間日暮從

事于田農觸隆曦陷霖潦甚苦嘗輟耕之隴上嘆曰
吾何爲若是哉人生長短相除亡慮二萬五千日日
飯二百籩凡五百萬籩自籩以登則爲斛五百蠡薨
菜茹鹽醢稱是顧不能有毫分于世則是五百斛者
盜天之時殄地之財以養區區塊然無用之鬻也則
又等而上之爲千石爲二千石爲萬石顧有貪如狼
者有很如羊者有不忠孝如梟如鏡者則是千石二
千石萬石者盜天之時殄地之財以養狼養羊養梟
鏡也是率獸而食人也而吾芻豆不飽吾何爲若是
哉無何墜崖死予不忍其尸解也塋土爲窳而封之
以其功在天下而不得保其生利及後世而不得食
其力法應銘銘曰

有貂其冠有螭其碑匪韓侯柳金玉厥辭而於伯耕
亦或愧之不稼不穡眊此銘詩

後義倡傳

義倡者何秦郵之下賤優也倡則奚其義端平乙未
秋秦郵軍亂斬關劫守將陽以鼓吹導臨其營嗾悍
兵露刃先後烹其客於前以嘗之眊奄奄不敢喘則
放兵四掠捍城以拒王師日驅子女城上高會羣賊
淮東兵攻未下朝廷遣使者以武翼郎招之賊僞諾
降乃縱酒大言議于使者頭當是時一城之倡優與
凡良家子皆在無一人敢出聲氣優獨前折賊酋營
其姓與王安者曰始謂太尉降方將歌以進酒爲太
尉更生賀今欵降而閉關不納使猶賊也抵其觴于

地曰倡雖賤不能事賊羣賊怒斬之越三日都統制李虎誘開其門明日帥入撫定以其干使者之干干渠魁而賞罰其從亂不從亂者予時在行得優事謹上之幕府曰古之以忠義奮發罵賊死者有之矣其尤大彰明則顏吳鄉罵安祿山死孫揆罵李克用死張巡許遠罵尹子琦死姚洪罵董璋死皆卓卓可稱道然呆鄉巡遠爲一時士大夫儒服儒言講聞古烈士之操其爲國死忠則宜姚洪起行伍固已度越餘子而所謂倡者天下之穢賤歸焉平時所爲不知封髮斷臂爲何等事一旦慷慨引大義折逆賊乃一城士大夫所不能而發于其口優可謂倡名而士行者矣請封土表其死以媿天下之士名而倡行者師還

作後倡傳

揚州勸農文

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某誕進其州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繹騷以患苦吾父老荒而敷蓄用不遑于厥家爾父兄子弟亦惟艱哉今天其佑我宋歲仍大熟蠢茲韃虜自遠斃于襄州有逋虜劉宵遁窮北爾父老其修乃疆畝濬乃澮洫簡乃錢鏹穀乃鋤耒無敢不良以敬迓天之大豐羨守閔再寒暑罔不一念在爾民東作俶興用咨爾一二父兄惟田里熙熙以董泰和時則有豐年毋訟惟仰父俯子勤勞于厥躬時則有豐年毋游惟不滯于非爨以愒乃

心時則有豐年毋博惟不狎于甲兵以寧爾婦子時則有豐年毋恨惟爾一二父兄念哉其無斃

又

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漣海北控宋永幸無一塵之驚而韃虜自西而東擾我疆圉俾爾父兄子弟蕩析流離竊爲爾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民徙則官賑廩焉牛飢則官予芻焉此爾農所知也今茲虜以敗遁而東作興矣爾農其歸而田里葺而室廬簡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事有欲給種者給之貸牛者貸之爾毋憚以告我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五

方岳

巨山

榜

宗學

某祗事之始敢自布其愚鄙某四方草茅士未嘗一日得處庠序也永惟公族有學訓齊親賢國之宗盟異姓爲後豈可過自貶損于太武兩學哉郡國之學士大夫進而望三學之彥如在洙泗退然不敢鴈行而某備員西雍歲且有半耳目之所覩記頗乖舊聞倚博士之席者可以肅自刻責矣有如乃日杯酒之失瀕洞一時流傳四方往往發策以相姍誚豈有堂堂帝學顧爲備方下國場屋之所敢予侮如此然則

蓋自重而已其不學無識奚其師之敢然竊思諸君之所以輕千里而會聚于此堂者父母之心爲何如哉其大者固望以坐進斯道窺見羣聖賢之心以成其德而其小者亦望以博極羣書稱雄于二三子之間以成其名然則問學不可不專工舉子業亦不可不精習也一念到此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儻蕩以取輕于天下不惟不敢亦不暇柰何以不貲之身忍自輕哉學校非他有司比如一以三尺法從事嘻已薄矣準繩規矩不在有司之法而在聖賢之書不在聖賢之書而在諸君之一念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何啻天淵一念差殊遂至此極某不自揣度輒道其區區如此惟諸君幸教

南康諭俗

此邦又被先儒之化固與他處不同所以正士端人項背相望執經問道遺俗猶存政應家家詩書人人禮遜入孝出弟洙泗同風古所謂鄉之八刑要非此邦所宜有也蓋古者不孝之刑未有若後世子而悖其父者也晨昏定省禮有愆違便是不孝古者不睦之刑未有若後世少而凌其長者也九族之親情意不接便是不睦姻婭而乖爭則有不媾之刑兄弟而不睦異則有不弟之刑朋友不相信者謂之不任鄉鄰不相調者謂之不恤至于造言以惑衆亂民以敗常皆古者有司之所必刑也此邦人士習聞前賢之訓語親見先達之典刑固自不至此如使父子有親長

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雖使晦庵復爲此郡方且敬之慕之而况于某有如非才假守去此不能五百里桑陰接畛實同鄉邦蓋長老其父兄而幼少其子弟也亦豈忍以三尺法從事哉不勝大顛顛懲忿以息爭室欲以省事改過以遠罪力本以安生守之所望于邦人士者甚厚也守固無足道其幸毋負晦庵以重此邦羞惟父老時其告教之毋忽

南康軍免設醮

拙守此來有道士謁于路文書嚙袖出視之則提督官申請入宅醮例也問之曰爲官乎爲私乎曰欲媿輯之安斯寢爲是禱也拙守曰嘻福不如是祈也昔象山先生守荆門歲有醮以祈民福先生爲講歛福

錫民之說以代醮事其言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而今茲之醮又不爲民此心果安在哉拙守不學不敢講經敢誦所聞以諭邦人士彼詩不云乎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謂上帝只在此心不必他求也人人有此心則是人人有此上帝若念念是善念事事是善事福固不待祈而得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若念念是惡念事事是惡事禍固不可禳而去也所謂作不善降之百殃也然則福從何來哉從此心來也禍從何來哉亦從此心來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此之謂也苟使拙守草芥其民蠶絲其郡貨賄其獄囊橐其家上帝方將譴怒之固非一瓣香所能回也世之士大夫有以苞苴變黑白者人皆

賤之孰謂上帝而受人之私乎拙守不敢以私瀆上帝也惟當不昧此心對越于上下禍福之來非所敢知也修己以俟天命而已邦人士之所以求福而避禍者蓋亦不過如此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上帝臨之福莫大焉父子不親夫婦不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上帝臨之禍莫甚焉因併布之煩提督官鏤榜曉諭是所謂撰述詞疏者矣

南康大比勸諭

某惟廬山多士之邦異材傑出適茲大比謬守得以勸駕與寓目焉豈非甚幸輒不自揣度敢以其身之所親歷者爲諸賢告此雖齷齪者之事然而一試至重事體則同諸賢其幸聽之某家本窮空無力就學

父兄攻苦食淡遣之從師以故每至秋闈所以自愛其身者無所不至惟恐不得盡心于一試以賢父兄率先衆人入城數日蓋恐暑涂之衝突亦憂狹路之喧爭既至邸中杜門跽伏未嘗追逐同隊一出城闔深慮玉石不分或遭毆擊精神散逸何以爲文如此而見黜有司不可一歸之命也每記辛卯浙漕試林大卿介爲臨安尹與陳司業墳爲姒家司業廳待試于江漲橋臨安供帳如達官居一時朋友凡十七人其實與焉十四日尹送酒殺甚設邸中主人適又以桂花來朋友之豪者作興劇飲某固不得辭也薄暮乘醉相携出遨止之不可則逃之幸邸中主人閉于于其他室諸人者久而不返勢亦難尋夜半待試者

四起矣方見洶洶百十人擁入邸中則朋友皆爲群小所傷流血被面臨安卒護之以來者也向使非司業之客是亦安保性命者耶匆匆入場氣息不屬有求嘉方兄者匍匐棘門外曰吾不能試矣欲歸邸如何某時怒之曰君但自去場中斷不到得尋老兄不見將合千人杖一百也旁觀者莫不大笑是十七人者亦有三四人筆端極高盡在孫山之外唯某僥倖耳蓋爲人毆擊如此雖有百二十分文章亦自一辭不措矣諸賢固不至此而區區愛助之意不敢泯嘿蓋學者不可以一日之樂易終身之憂而三年燈火之勤亦常敗于頃刻間血氣之使可不戒哉夫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知讀書之苦識作文之難者豈肯以

其可以爲公卿大夫之身而輕儂以爲閭閻市井之行意者鼓噪場屋喧闐街衢必不知讀書不能作文不望爲公卿大夫者也謬守雖不肖不得不代其父兄教之苟至於此不惟非其父兄之所望亦豈謬守之所欲哉鄉曲之英相觀而善其胥教誨胥保惠以仰稱國家選舉之盛心毋忽

邵武軍勸諭

太守本深山農夫不習爲吏閩中風土尤所未諳誤息此來再三辭不獲君命所在勉已祇承蓋以前在廬山斷決湖廣總所綱梢之強橫者至勤總使舉劾廟堂無以處之姑與兩易若所易之郡地望梢高則可以終于控辭堅定不出今邵武與南康無以大相

過而又以近移遠宜若貶然此太守之所以不得不來也太守愚鄙一生草茅但知有公是非不知有實利害今至邵武豈能改前之爲惟爾士爾民頗衰老子諒其拙直毋犯有司太守得之所聞未知信否不敢不以告也此邦山水峭刻土駢以剛人生其間負氣而好勇甚者相鬪相刃讐殺爲常佩犢帶牛習于陵暴此豈太平之世所謂王民者哉太守以爲風土之剛本是天賦之美爾民自繆用之耳李忠定公生于此邦亦稟此氣中興事業只是剛氣中做出來今爾民却把這好底剛氣做出無限不好底事豈不可惜諸人氣稟與李忠定公氣稟一般若養此氣勇于做好事則爲功名爲節義載在史冊千古馨香若縱

此氣勇于做惡事則爲克人爲刑徒傳之鄉曲千古臭穢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之謂也人心天理本自不相遠只是一時忿氣不能少忍耳太守今勸諭爾士民不過懲忿兩字忿心忽起即忍之頃刻間有終身受用不盡者若刻核太甚則有不肖之心應之矣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不得謂之考終命矣生爲頑民死爲狠鬼亦何樂而爲此自今其無鬪毆無陵犯無囂訟無生傷將使俗厚風醇入孝出悌鄉鄰有義宗族有親則豈惟此邦太守與受其賜幸聽毋忽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六

方岳 巨山

祝文

帥幕謁夫子廟

某祗惟先聖之言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某何人敢贊籌幄其敬率聖訓勉哉維忠

諸廟

某未學軍旅何以畫諾帥潘懇辭不獲亦既祗厥事矣敢不以告境內之典祀

代督視府謁廟

乃四月辛丑皇帝制詔臣某虜爲不道窺我邊陲汝往視師以張我本朝之大烈惟某力綿任重夙夜不

敢康誕將天威既已建牙于江表於赫王懷普天丕承爾明神與有責焉敢告

代督視府拜學

某待罪二府不能宣皇威遏寇虐以上勤天子之憂顧乃發大號俾出視師任重力絛夙夜懇弗克勝任惟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泮兵固非司馬法也聖門大訓具在六經昔者嘗竊聞之某不敢諉曰軍旅之事未之學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先聖

某從諸生假守未知所以為政求惟道千乘之國聖有大訓某雖不敏請事斯語豈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兗國公

某惟聖門有仕者矣四代禮樂獨先師得聞之克已之功用固如此某敢不三省思所以為邦者

鄒國公

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亦固諸侯國也惟先師之訓諸侯一言以蔽之何必曰利某敢不奉以從事

杜稷

某惟有社稷者其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祗事之始敢不敬率國典蒞眎壇壝爾明神克相之卹哉有土

二賢

斯道之傳至我有宋元公濂鴻之開闢也文公網緼
之訢合也而皆嘗辱臨郡繼之者何人哉雖然遺書
具存某也童而習之白矣苟負明訓遺像在堂

西祠

某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
淵源之所自顧退然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
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敢不以告

東祠

廬山天下勝處也士之高者為隱逸又高者為神仙
不隱不仙偉哉五賢

谷源

某互鄉童子也生三月而公騎鯨白雲之鄉假守此

來聿既老矣猶幸遺書在焉講切而揚厲之學者事
也某其與夫二三子者敢不力

諸廟

某蒙恩假守蓋與爾明神分職于是邦使曲如鈞濁
如泥而貪如狼某則罪矣爾明神其亟去之時雨暘
平寒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則將誰責而可某
亦不敢不以告

三聖

惟三大士發慈悲心雖一小邦賴饒益故敢于入境
致此瓣香願出普光迄成樂歲

邵武詣學

某自近移遠宜若貶然不得以終辭也祇率聖訓其

敢悔前之爲

諸廟

某治郡無善狀寬恩此來其臨政猶廬山之某也若夫時雨暘弭疵癘則有此邦之典祀在敢不以告

祈晴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然時則民喜過則民憂神寧以向之甘霖爲今之苦雨而害于有秋乎敢告歲荐飢矣吾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麥旣穗而雨淫之神豈棄吾民爲溝中瘠乎某敢拜手以請

謝晴

常雨爲罰憂民之憂端笏以告伏陰以收歛氛戢雲相我有秋尚其相之時若維休

麥欲蛾而得晴蠶欲蟻而得暖刈雲縹雪有望矣某敢拜手以祗明神之休

祈雨

中夏大雩月令也相彼南畝維其龜矣有芄者苗亦旣萎矣吁嗟雩兮雨其時矣

謝雨

田龜矣而雨耕之缺艾矣而雨挿之此則爾明神之有大造于吾民也令敢不端笏歸貺

祈晴

某入境則霖雨于今不三日翅矣意者山川之神不以某爲可乎抑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某不可則去之尚毋以某累斯民

土潤暑溽而禱晴某則罪矣然禱者再晴者亦再晴
固以黷雨固以溽歟今茲雨又晴某敢薦拜以謝而
以請

某宿聞雨翻九河而下之勢未渠央也亟起盥頰私
有禱于境內之典祀蓋夜寐之不暇遑也且朝視之
如飛將軍漢矢且盡突然解甲其小休如公輸般攻
械已窮忽焉銜枚以退而無亂行也爾明神之應如
響矣乃率僚吏並走群祀尚劃剷其陰雲而軒豁其
陽光也

焚黃

乃秋九月 天子湮祀合宮誕錫靈釐薄海內外士
自八品以上同休其親于是先府君秩親衛尉丞

而妣則嘗封孺人矣不肖子官未至負卽法無以加
是曰姑竢之則某假守康廬掌訝者適至過家上冢
古以爲榮敢奉先府君贈宣義卽告以白而焚其副
瞻言善慶臨發涕零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賦

秀錦樓賦

方岳

巨山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
從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其山川而樂之喟然曰
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竊自比于畫錦
之榮乎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
民方岳賦之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溯碧溪之紺寒
奉朝嵐與夕霏兮
秀色蔚其可餐挹浮丘而欲仙兮
撫玉螭以盤桓曰
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
幾何時其此去兮窈

空老于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界
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畫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
闐其欲凝睇童牙其子姓兮耆老予之父兄羗昵昵
以兒語兮肯自詫于新硎幸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
于春耕嘻無事其可了兮寄吾筆于鷗盟偉飛樓之
聳翠兮納風煙于簷楹洗古爨之娟碧兮與暢叙其
幽情激沙彈與豪吹兮落孤嘯于青冥岡巒忽其翔
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繚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
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而上征歸問政之東峙
兮暹春霧于花屏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聶乎深雲
紉崇蘭以爲珮兮綴明月而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
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拍素娥以將升弄

林影以扶醉兮酌吾樽于江山曰堯民其熙皞兮吾
何心于鑄頑鹿擾之則駭逝兮魚自樂于深潛審左
餐而右粥兮析楊卧而晝閑來牟翁以相依兮桑麻
沃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覲粉社之皆春公在樓
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
而劔之醜練江以爲壽兮取玉兔以爲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爲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
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歟
纍彼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瓠落引苗裔之蔓延

繫有尼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
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剗而中或剖而
邊士操取飲于夜澗鳥勸行沽于春煙曾未若爾出
家在許瓢之後而成佛在魏瓠之先也試嘗爲掃除
霜苗提携出山衣以馳尼之淺榻喜其梵相之緊圓
與之轉法輪于午寂戰魔事于春眠山童敲雲外之
白野老掬雪中之泉瞬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
留連嗽冰玉之一再搜文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
卧瀉山餅未嘗不歎曰竒哉此僧之精研也

白鹿洞後賦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
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嘆蓋歲行之無幾而世

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爲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
軟之其詞曰

始予眺眠鹿之町疇界白雲以爲亘嗟五老人者之
無恙獨有覩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
夢兮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巘而陟岡慨夫子其
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
皇拊髀其求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思
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氣運惟命義之
是閑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盍無悶于嘉遯
道烏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
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
來游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

予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脩
思盡復其舊撫疇去籍以放紛肆予度而予諏二三
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兮
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淪
時四勿其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肯同夫讀書城
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
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爲友朋以泉石爲供給
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來乎山中允麗
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雩而獨立挹煙雲而
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瑶草之共拾
辭曰有鏘其珮琳琅璆兮風蕭蕭然山川摻兮翁乘
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爲翁

求

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來兮

水月圖後賦

吟嘯翁謚其圃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某使
掇拾其遺餘次韻爲後賦詞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堅臥天四壁其皆空翳顏竇
之寂寂絕環轡之瓏瓏一我之外是人不通蓋其固
如此而又何有於手攬碧海氣摩蒼穹吟嘯翁問而
陋之曰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瀣以淋漓與
造物而撞春少焉定則不滓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
之水月不可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醕之
以琉璃鍾蘚花乎其屐齒松吹乎其裘茸容與綠淨
嘯歌臃臃則亦可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千仞之峯

夫豈但樵風之可笛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橫
此筇談間飛白酒半潮紅落醉墨之汗漫鏘文響其
丁東雲合霧滄水凝雪溶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
圖已具吾之曾中子能起而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
興寄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忻然笑曰吾家蓬茆
景孰與翁吾硯荆棘詩孰與翁然而翁方騎鱷魚跨
蟾蜍將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則夫之二物者
豈無清暉誰適爲容固未必如崖之人兮穿深逗密
若將終焉久矣冥吾身於亡何有之鄉等斯世於大
槐安之宮

繭窩賦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緡魚而煮煙以此與山相周旋

者亦有年矣爾迺攀蘿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虬
龍之轟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峙焉者環而不缺流
焉者弓而不弦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蛻
鶴骨之寒而僊乎抑亦知吾隘蝸殼之凡而適乎不
然將遂泯沒其胷中之耿耿者而使無傳乎我之勞
於生也久矣雖閱宇宙於一瞬吾猶厭其贅也又奚
以徘徊乎人間之世澒澒于區中之緣迺營斯立自
成一川所謂如蠶作繭自裹自纏者也而吾於是桑
既老以百剝箔已簇而三眠矣既事之夕山月正圓
顧見吾影風袖翩翩舉杯而屬之曰聞子行且有日
敢問身後之勳鼎孰愈目前之酒船且生而神奇我
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同乎是區區者而

爲群徂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有穹於柱石冢
有大於祁連今皆荒煙滅沒野草羊綿則桓司馬之
石與劉伯倫之鋪均之爲雍門之一笑也吾焉知其
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不能以
無死子柰何其遷延昔子之蠶也物也其股躍不如
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
子之繭也化矣安知下經緯而有用于世黼黻而爲
章于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
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淵起而
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記

耕舍記

方岳 巨山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菱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暨
塗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續斷薪爲床以牛衣藉夫
須襪襖掛壁左右耰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
夕相勞苦不過芸夫莨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
孳鎌穫之事意自得甚而客或陋之曰始吾見子于
南窓橫卷案上搖膝長吟如春禽候虫蚤夜不自休
予曰是子也成科第如摘頰髭勤于業矣旣又見子
于西湖葛屨布裘且行且歌眠世間木居士真若不

介介者予曰是子也成豈直爲今場屋士進于學矣
迺今其識字田夫耶秋崖人笑曰嘻古者無不耕之
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不駭農之不耕而鄙士之
耕子過矣夫士而在畝畝之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
讀豳七月見其人勸相穡事氣象郁然如嬉春臺如
飲醇酎非真謂士者不能爾其歲時推擇興于昨者
不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此豈與少室山人等伍要
亦幡然于畝畝如伊尹者顧其事業不至于堯舜若
民耳故古之士起田萊而巖廊釋鋤耒而簪紱而其
在東阡西陌之間者猶能夫耕婦馱以釀成醇風噫
天下不見是幾百年矣而子以大冠峩如大佩檐如
坐而堯言進而舜趨若是者以爲士歟然則耕舍之

我庸渠知非南窓西湖之我也語未既秋崖入戴蓬
累笠掛書牛角上而出曰吾牛飢矣子且去

重修珠溪院記

珠溪有古尊宿曰謙禪師其言向在傳燈而院于職
方顧非禪豈其菟裘歟閱方志師以唐光化二年絕
焉而里有朝議大夫左武衛方長史良弼者爲建以
爲院吾意師故倦游歸而追寂于崖谷茅竹自覆將
不覬覬一草則院亦非師意其奚禪之以後三百有
六年當國朝之慶元丁巳院絕不繼里老父曰是
于長史公爲檀莫若其子孫之爲僧者嗣于是得法
秀睥睨者引謙左据闡謂之禪思所以耕去之得自
代者有司顧職方氏之籍在而秀之徒普觀度爲珠

溪僧矣遂畀秀秀既沒其三傳子大才嘗以語予先是某甲者日飲無何蔑然無一分顧籍意山羞泉怩草木鬱悒今茲亦幾何年自吾秀師之來不出半語抄一錢而翼翼言言化為佛事蒼藤翠篠安樂雨露俛入蒙密雲寒而石幽者此前日之荒煙野蔓而櫛翳也延宇垂阿百楹相扶其岑閔艷深以廬吾佛而憇僧者此前日之頽欄斷礎而藜墟也鍾磬鏡唄華鬘幡盖朝夕贊揚以祝 世界主萬壽者此前日之蟪吟鼃怒而衆狙之悲嘯也秀信有力于此願書以無忘吾師又曰吾師積十有餘年之勤以克登茲蓋其難已甚且物之成壞相尋無窮當謙老時知見之香普熏斯入院必瓌偉桀特渠翅于今至其中微一

卧榻不復振柱憶吾師披徑則入景象蕭然不自意遂能起廢如此今謙爲前第一代任持秀爲後第一代任持不書無以示後之人迺爲書曰嘉定五年秋九月庚申僧法秀修珠溪院成嘉之也

依綠堂記

客有名其堂曰依綠而謁記于予方子方子曰何哉子所謂依綠者豈平沙漫流襟帶左右碧淨一色煙霏吐吞而水搖山動于倒影之滅沒乎曰否吾嘗見雨簑雪蓬嘯歌而漁江鷗沙禽浮沉下上于玲瓏窈窕之外曰此惠崇郭熙得意小景也寧有是乎曰否吾鄉無陂湖而溪清不塵春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徃徃自多幽處予亦與溪友提携山翁徃來而朝

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予何以記曰吾嘗手疏澗泉匯爲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間暇深翹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圍然條爾遠逝藻翻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爲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子方子曰噫心與境忘則幽想逸發神游飄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遇雖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湖憶子猷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興故在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班于蒼梧之竹上者未歇而屈大夫滋蘭之秋畹采若之春洲固無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旣在几研之間履屐之下歟曰某也恐未能子姑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腋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最古異時戶外之獲常滿鍾魚鏗鐻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葺繩樞糜棟懼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靳不捐一金者謹施惟恐後積至三千萬不日月而成百楹相扶有嚴有翼而明樓閎麗軒豁殆與此山相雄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巖棲而谷處巢跼而雪立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雖把茅蓋頭猶以爲泰乃今蔭華屋連高甍有五侯邸第溟滓然第之者不跌而坐不脇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江月泱泱率翁試嘗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後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

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己巳而記于是季
四月之壬午云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
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爲此者而石燬于兵老吏
無傳焉蓋自洪內相咨夔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旣
爲屋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惟揚
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車豈但取陳琳檄魯
仲連書于公異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
子以爲未之學而今畫諾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
歟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汙者不足以明利害
慾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

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
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
也諛某也回某也正而又可不謹歟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爲學者也故自五
家之比隣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
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
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
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
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
學與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

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滓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士穎有泚歲時祭采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相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某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

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於其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于其常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鄉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畝畝而

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顏冉奚必曰稽度數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珙字懷古 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爲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野堂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蘇長公語也秋崖人衍之曰可無肉不可無竹可無帷不可無書可無餐不可無山可無口不可無酒鑿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廬燼于鄰火之明年予歸自惟楊至則無所於居乃僑寄于別屋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甚疲吾力苴補之然後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鬱焉

朱簾十里迷樓九曲二十四橋風月今不知在何許然則移執事爲元僚湘水得有語獨吾曹十餘年之別忽此同寅喜當如何

荅洪侍郎

某昨已聞之吳農鄉以爲侍郎齒及下士思欲見之茲拜翰題勤勤慷慨不知何以得此惟天開一泰群賢萃朝鳳鳴朝陽涵海嘉賴如某等輩亦願一望立玉之光然起從田間山林之鄙朴故在惟君子愛人以德毋使之越越躡嚅於門下吏以沮其平生常布之氣不勝幸甚

荅胡文叔

某痴不解事不知區區者適爲形役蓋自二月初犇

走徃來曾無寧日問訊竹間水石沙頭鷗鷺已望望
有鄙我意亦知愧矣淮鄉士友未必如中州盛鼠朴
知可售否從此相望夢墮天一涯玉我于成正不隔
此衣帶水也雪雲釀寒惟萬萬自重

荅葉巡檢

某維時霜晴寒意未競恭惟某官謹護邊瑣百爾相
攸台候動止萬福某曩上謁于計臺司賓者有客負
隅坐亟問之則鷓冠子也徐察之則鷓冠子而非也
去之幾何時有移書僕者手其函恍如目其題情如
啓而讀則向負隅坐者也憮然嘉之抑其言曰吾遽
徑門弟子也東閣卽君薦櫺正平甚力而此書竟未
至得無有石頭爭否僕幸與侍郎接又幸與常簿厚

挺音羶
引也

貴糴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
而食貴吾念之甚獨卽挺于火民廬官寺有役具興
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
匱渠以其去而憇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厨傳之飾
歲時交鄰之聘苦節約損得十萬緡揭以爲平糴本
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于無窮氓也其何幸
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久使景壽昌而在常平法通
有世無弊矣伐石以屬之後子雲氓也抑何幸雖然
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
德于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爲上具言之氓也重
何幸侯名宥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旣望卽人方某
記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宗元美入蜀之年歎吾靡而西也爲之烹伏雌相勞苦意其單車爲萬里別不能無惘惘然者顧作而言曰某解邊縣印綬屬耳旣築屋于溪居之北山取詩所謂北山有萊者而謚之曰萊山堂子爲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爲是也將爲隱乎則方泝瞿唐灩澦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菴而攷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塗此其意未休也子何有于萊將爲仕乎則山人去而蕙帳空矣意其碧叢翠穎遺風罷月而子樓之以爲名萊且有辭于子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莘野一犁之雨磻溪一絲之風蓋將終焉及冊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

耳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觀鳧鷖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所以興也勉旃行矣子毋謂古遠乃爲反招隱以寄聲北山之萊曰萊萋萋兮山之幽翩王孫兮駕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穆嘻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山之靡渺王孫兮孤鶴與飛芙蓉裳兮芰荷衣微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季夏六月乙丑里人方某記

只恁麼軒記

秋崖老農于耜勞止生息惰相輟耕而遊意行澗岡可五六里至阿蘭若號曰珠溪有小齋房朴素幽潔

跌足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
而白子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茲是陋室強爲我名
爾時秋崖告才老師但只恁麼於名何有師大歡喜
此即是名名只恁麼無不可佛所說義亦復如是
乃爲作扁而說偈言是心如虛空本自無一事若能
只恁麼緣累從何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麼妄生
顛倒想流浪五濁中見種種慾樂熾然起貪癡無名
着愛根念念在富貴由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猶如
瘴毒蛇竟日思噬齧又如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
墮邪見展轉無是處我有一法門非作亦非止麓茶
與淡飯直據現在身於十二時中無復起妄想得安
穩常住不以苦爲樂如鵬與斥鷃無適非逍遙如魚

自潛深不艱鈎上緝浮念一掃除心逸而日休我今
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麼者君子坦蕩蕩是名
佛境界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麼小人長戚戚是名
麼境界云何離垢纏若人了此言究竟漸淨覺淳祐
四年三月望日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衡爲室者五牖一以爲軒堦二以爲廩
而虛其兩夾以居用益村墅云而成之日適中秋也
晚色新霽群山蒼蒼碧宙寥沉月明如霜歸謀諸婦
洗吾老瓦落之因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
物是人非戰血化碧腥風爲悲曾不若崖逕秋老寒
光入扉竹露自瀉梧風尚微是知月與山家爲宜庾

樓夜午乾坤一卮據床豪嘯川險山巖曾不若林影
瑣碎澗彩陸離引聲長哦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
尤宜蕙房葯戶翠幄翡翠怨之以鷓鴣之哀彈激之
以雌鳳之孤歛曾不若冰霜竹屋煙水茅茨窺孱顏
以排闥寫橫斜而出籬是知月與貧家大宜予貧也
而山居天又不靳其與乃窮于詩是兼三者而有之
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卧予于元龍百尺之樓延予
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予莊易也請固以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